

程贤章 著

神仙



老虎



狗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神仙·老虎·狗

作 者：程贤章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75

字 数：27万

版 次：1992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800

定 价：6.80元（平） 9.10元（精）

ISBN 7-80579-209-7/I·173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人生的得意，莫过如神仙的飘逸，老虎的威严，但失势却尤如一条狗。得意也罢，失势也罢，人生的经历大都如此。小说通过改革中的现实生活，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个性鲜明，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以其富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风情，描绘了一幅壮观的气势磅礴的生活画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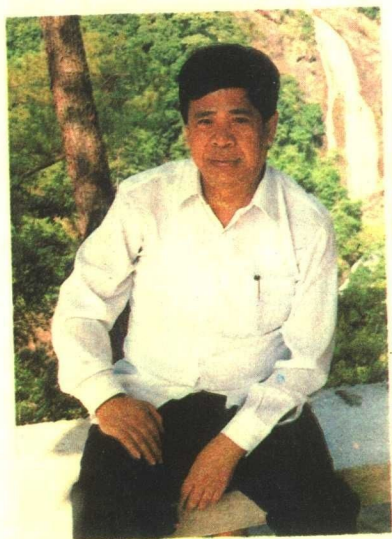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老子《道德经》

故事纯属虚构。

——作者



作者近照

2A654/04

第 一 章

**龙窝村出了个新闻记者龙种。龙种说：
新闻记者是神仙、老虎、狗。牛皋说：这句
话用在政坛更适合。**

在韩江上游某地，从市府A城向东走，沿河道绕过九曲十八湾，便来到深山古渡。向南攀过一座六百米的高山，走完那一段羊肠小道，居然可以听到狗犬鸡鸣，青山脚下的梯田，一片青蛙和山鸟的鼓噪，听起来好不热闹。接着，可以看到缕缕炊烟和山顶的白云溶化在一起，不分彼此，飘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再转到一个山坳，便可以看到当代A城一秀才——龙种的家乡龙窝村。

无疑这是龙的故乡，一个村子的人都姓龙。远离城市的龙窝村，好几辈人都只有初等小学的文化程度。国民党时期，当地保甲长不断向乡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呼吁：要在龙窝村设立一所“保国民学校”，以便村民就读。保国民学校，

是设有从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的旧名称。每任县长都觉得这是合理要求，对此都很快开出“同意”的支票。可是，当时的“督学”，即相当于现在教育局的主办干事，惧于那连轿夫都不敢过的45°角以上的龙颈坳，于是谁也没去落实这件事情。老百姓没有文化，但到底是龙的子孙，编些顺口溜和哼几句打油诗的人才还是有的。有人用红纸写了两句顺口溜寄给县长：

敬呈，恭请除旧岁，
等因，奉此过新年。

县长看后，不禁拍案叫好，仰面笑道：“这对联写得好多，多调皮，不办国民学校已经出人才了。此事容后再议吧。”

敬呈、恭请是申请书的规范语言；等因、奉此是国民党时期打报告的官腔。也属于规范化语言之类。

龙种一家四代，“最高学历”或“同等学历”只有初小文化。谁知龙种的父母得了龙种这娃子后，给他大胆地起了龙种的名字，只希望他以后能在这个村子，记个帐，写个帖子什么的，大不了能在老保长过世后接任他的宝座，这已经是“梅开五福，吉祥如意”了。哪里知道他日后是个A城的大秀才，并且当了新闻记者，居然经常背个相盒子，跟着临解放前在龙颈坳和国民党保安队打仗受过伤的牛指导员，现在的牛代市长的屁股后面，在市辖的几个县的范围游转。可惜，公路至今不通，龙种讨的穿高跟鞋的媳妇，至今仍不肯回龙窝村见家公家婆。龙窝村既是龙的子孙，当然他们

也具有龙的性格和傲气。龙种的父母对不回来见家公家婆的媳妇表示十分不满和鄙视，所持有的“傲气”近乎偏颇迂腐。反正龙种多少次劝父母到山下码头乘小火轮去A城，父母几次都说经不起晕船晕车而推却了。足见，龙种的父母虽然觉得儿子在村里比谁都风光，但酸溜溜的滋味比谁家父母都更严重和难受。山里人有山里人的处世之道和道德规范，反正，龙种并没有因出人头地，而给父母多带来一丝安慰。

记者究竟属哪一级文官，山里人不知道，更无兴趣研究。不过有一条他们是知道的，龙种从小伶俐斯文，用今天时髦套话准确形容，就是“奶油小生”那样的人物。长相有点象日本几十集电视连续剧中扮演光夫的三浦友和。光夫在电视里经常穿高领白色毛衣。当时许多中小城市的青年就大兴穿“光夫衣”。可见，少男少女崇拜的也不只是《血疑》中可怜兮兮的女主角山口百惠，许多少女确实迷上了那个东洋美男子三浦友和。说句老实话，三浦友和在荧屏上确实是个美男子。但是，龙窝村人不喜欢这种中国人称之为白面书生的“匠公”，他们喜欢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能把白杨连根拔起的花和尚。因此，无须打听，象龙种这样的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肯定，他不可能当“武状元”。管他新闻记者什么的，大不了也是手拿一管自来水笔或原子笔这类匠公罢了。

新闻记者在解放前被人称为“无冕之王”。解放后，因为这类人物也是臭老九，便再也没人给他们戴上了这顶桂冠了。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颇符合辩证法和阶级斗争规律。新闻记者再厉害怎么样，他能超越“臭老九”这堵高墙吗？

龙种写得一手好字，也会哼几句唐诗，在龙颈坳又从小听山歌长大，当了记者后，居然还会与牛代市长写起古体诗来。其实，盛唐以后又有多少好的古诗呢？唐以后的宋人就不写唐诗而写宋词了。龙种古文底子不结实，“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类古诗的平仄也是一知半解，能写出什么好诗来呢？不过，有句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拼拼凑凑，就象曲子“哆咪咪咪嗦啦喊”几个音符总可以拼成一首歌一样，汉文三千常用字拼凑几十个字一首的旧体词也并不太难，更何况牛代市长的古体诗也象潮汕话说的“比比样”（一般化），大家都在附庸风雅，彼此一唱一和，互相捧场，了不起记在记事本上，并不拿去登报献丑，也就不必过多非议了。

此外，龙种笔杆子要得还不赖。新闻、专访、特写、社论样样在行，很得领导喜欢。但瞎了眼的总编辑，宣传部长以及文教书记对龙种都没有重用提拔，给他一个什么“副老总”一类的鸟毛官当当。不喜欢他的人都说他的文章言过其实。当年白鼻子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说过这样的话：“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俗话则有“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靓”。这句话，话锋难免尖锐而刻薄。“其实，文章这东西，见仁见智，也无法用秤子论斤两的。”龙种在有人说他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时，常常以此话为自己辩白或自慰，但有一条不能否认，此人绝顶聪明。报社业务三件头——编（辑）、采（访）、通（联），样样上手，各类文章见报率也不低，纵算有些稿是“情绪稿”，但他到底是一个多面手。否则，牛代市长、马副市长、朱局长、侯处长也不会对龙种拉得那么紧。他们“承包”的部门发生了什么突发性事件，

第一句话总是要下属快打电话把龙种请来，这样的新闻只有龙种才写得又快又好。当然，谁也争不过牛代市长。他除了官比他们大权威性更高一些外，很重要的是牛代市长在龙颈坳受伤时是龙种父亲采的草药治好他的伤。其实，这些都是陈年烂谷子，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为争坐金銮殿，父杀子，子弑父，兄弟骨肉，干戈相峙，兵戎相见的生动故事还少吗？更何况当年牛代市长养伤时龙种还是穿开裆裤的娃娃，远非刎颈忘年之交，只是双方气味相投一点就是了。

在文职人员行当中，新闻记者应该是最开心的职业。虽然解放后“无冕之王”的桂冠自然消失，但到底工作性质不同，当记者的人还是很风光的。到火车站或民航站购票时，可以毫不客气地在长长的排队人群中插到窗口，递进记者证，付上购票款，一张卧铺票或飞机票很快就从窗口插出来了。令排队长买票的人侧目而视，多数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少数有虚荣心的人，特别是妙龄少女，对仪表出众，风度翩翩的记者是羡慕得不得了。我和龙种是同行同辈，当然很知道这一套。在报界，虽然没有“世袭制”，而今父子、夫妻同出入于一门庭，同操共职的父子记者、夫妻作家（记者）已累见不鲜，并非新闻。奉劝读者诸君：对子孙就业求职，如果不能为官为商、升官发财的话，最好到哪里打听打听，哪些大学开设了新闻专业，让他考进去步龙种的后尘，风光风光，望子成龙的成功率会大得多。当然，能为官是最佳选择。但政坛险峻坎坷，无论古今中外，政坛总是硝烟弥漫，充满浓烈的火药味，血肉横飞的恐怖场面，一见红色就疑心是血的神经衰弱症者千万不可涉足。为商能富贾的百分比就更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过去大家都说“给先念伯打工”，到

本世纪末才能争取小康水平。“小康水平”也如松紧带，弹性很大。象这样十一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政府绞尽脑汁，基层几乎不择手段实行计划生育，超生的比例数还是不可遏制。每年出生的人口，几乎等于一个波兰。生产增长率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年增长人口1500万人，每年需为新生婴儿多供给30亿公斤粮食，1500多万平方米布匹，6000万平方米住房。“阿弥陀佛”，如此的人口增长速度，我真怀疑国家领导向全国人民许的愿，本世纪末，我国能步入小康水平吗？不是国家领导人不努力，而是中国人喜欢子孙满堂，群娃绕膝。“一孩化”的人口战略已使不少人陷入“断子绝孙”的恐怖中。制度制约，为商也难成为富翁。“人为财死”。从跳楼到押赴刑场杀头的悲剧，此类案件，有关部门的统计其趋势也是有增无减。新闻记者虽不是“官”，但到底体面风光，争权夺利造成的“杀机”，相对没有政坛可怕。上述一大段闲笔，无非想说明龙种这个人物绝非等闲之辈，小看他乃不正确，夜郎自大；鄙视他恐怕当然也无损于他一根毫毛，损不了人，也利不了己，权当一阵阿Q罢了，但如果去惹恼他，麻顶事必然会找上门来，弄得你不得安宁，甚至焦头烂额，真是何苦乃尔。

龙种经常说：当记者的人都特殊些，我就神仙、老虎、狗都当过，中国公务员的八小时坐班制，从机关到宿舍，每天“两点一线”，哪怕人浮于事，每天在办公室里看报、喝茶、“侃大山”，谁也不理会你，就是要时间到了才能下班，实在索然无味，无聊得很，比起新闻记者背个照相机整天游转，又受人家欢迎，山珍海味当然少不了，桌上酒肉自然丰富。有什么土特产或试产品，象征性地交一些钱，似

买非买比起机关干部，真是天上地下，神仙过的日子哇！

“老虎”也未必只是形容词，有人认为只是徒有虚名。这也小看了记者的作用。如干部私人建房，有贪污行贿见不得人的事，记者那一支笔可不饶情。一旦批评稿见报，即使不人仰马翻，也会“南蛇过篱笆，不死也掉一层皮”。真是小看不得。

当然也有做“狗”的时候。龙种喜欢独来独往，微服出巡，一个人单独跑到海防前哨采访。警惕的民兵怀疑他是海上偷渡过来的特务。把他看管了整整一天。后来打电话到县里市里核对，才把他放了，请他吃了一顿海味和酒肉。

龙种常常感叹着：“有人比喻新闻记者是神仙、老虎、狗，我很赞成这种形象的概括，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常有被当贵宾款待的时候，也有神仙般无拘无束的快活日子。但比较起来，神仙、老虎的日子毕竟不多，还是常常有象做狗一样很吃不开的日子，得紧紧地挟着尾巴做人。”他说这话很有点自知之明，给人没有目空一切，夜郎自大的感觉。他虽说不是个谦谦君子，但却给人一种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实的感觉，写的文章见报率越高，在读者中越发显出他的能耐。名记者的桂冠不是官方所赐，他是广大读者从众多的记者中比较出来的。

后来，牛代市长打听神仙、老虎、狗是龙种经常用来形容记者生涯的。一天，他把龙种叫来，一边擦脸，一边说：

“龙种，听说你把记者生活比喻成神仙、老虎、狗。”

“我是这样说过的。而且，我也觉得比喻得贴切。生动、形象当然谈不上，但确切有趣。”龙种说得十分坦率，半句转弯抹角的话也没有。

“我真没想到。”牛代市长拧起面巾，转过脸来指着藤椅上坐着的有古戏台上的“匠公”（公子）脸的秀才说：

“我在你们龙窝村打仗负伤的时候，在你家养伤，那时你还穿条吊带的开裆裤，机灵得象山上的小猴儿，万没想到深山会飞出凤凰来。那么闭塞的深山，高小也是十年前才办起来的。哪里想到你今天会成为A城秀才中的佼佼者？想起这些事来，使我又快乐又高兴。三十年前的那场恶战和受伤的情景，仿佛如在昨天。真是逝者如斯夫！”

龙种说：“记得不记得？你有时痛得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我每天都给你上山采几朵新鲜的蘑菇，父亲还得拿支猎枪上山——其实是土得要死的长管火粉枪，打只山鸡野兔给你调补身体。我也不知当时可怜巴巴的指导员会成为当今的代市长，统管五百万人口的父母官。”

“我认为，神仙、老虎、狗，这比喻用在政坛上更恰当。政坛上的明争暗斗，风云变幻，情况要险恶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有篇文章有这么两句话：‘勿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地血斑斑’，其实，文章言过其实，大批判也小题大做。神仙、老虎、狗用在政坛上才最合适。不过，神仙的日子倒不多。在台上的时候，言出必行，有权有势，那真是张牙舞爪，昔日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虎。可是一朝从宝座上摔下来，那确实是惨啦，连狗都不如。新闻记者不怕，一支笔保你一生受用。即使不重用，甚至摔筋斗，也不会成一条狗。因此，比喻政坛上的风云变幻，人事浮沉，神仙、老虎、狗最贴切形象。”

权力欲极强烈，在政坛上想当盟主楚霸王的人，一旦从宝座上摔下来，如同老虎与狗相比，“反差”确实太大了。

历史上多少金戈铁马的人，他们的兴衰都可套用神仙、老虎、狗这一形象的比喻，甚至连狗都不如，光景如一条丧家狗罢。“不过，我现在当不了神仙，我是一只老虎，一只下山虎，谁敢在A市阻挡改革开放，我就咬死他吃掉他。”牛代市长装出一副老虎吃人的张牙舞爪相，然后又喟然长叹一声：“至于会不会沦为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狗，我眼下考虑不上。”又说：“明天你陪我下乡，我要发展乡镇企业的第一手材料好召开市委常委会和市长办公联席会。”

龙种说：“市长，敢打敢冲，心底无私，无所畏惧是你的长处。但搞经济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可不是枪对枪、炮对炮的金戈铁马对峙战场。这是一篇难透了的文章。”又提醒他：“打仗也要智勇双全。龙颈坳当年你打败仗和马谡失街亭有相似之处。”

“你教训起我来了！”他有点生气。“别忘了你那时还是个光屁股走路的小猴！”说着便拂袖而去，离开了接待龙种的客厅，回到房里对着穿衣镜整整那一头依然十分乌亮的“普希金式”的自然鬈发，悠然自得地对自己依然充满青春气息的容颜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第二章

牛代市长说：A市是器官不健全的残疾人。它缺少一根动脉。应该建一条从A市到省城的铁路。

牛代市长——他的名字叫牛皋。牛皋这个名字，通晓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读者，都会联想到《精忠岳传》里岳元帅麾下那员骁勇善战、绝对执行岳元帅命令的名将牛皋。

当代的牛皋，战争年代也是一名出色的团级指挥员，也以诱敌深入，善打丛林战出名。不过，战场上几乎没有常胜将军，龙颈坳战役他就麻痹大意，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而打了败仗，虽身先士卒想夺回敌人攻占的山头受了重伤，但仍不能把打败仗的罪名抹掉。难怪龙种把此比作三国时那场失守街亭的战役。马谡粗心大意，失守街亭，便有“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代代传诵。这故事有益，它反映了骄兵必败的真理。兵书提出“哀兵必胜”，但久战沙场的

金戈铁马人物有几个能接受？龙种把龙颈坳打败仗的牛代市长和三国时的马谡相提并论，难怪牛皋生气，拂袖而去。但也只有龙种这样以神仙、老虎、狗自称的人才不忌上或不唯上，天不怕地不怕向A城的统帅人物提出那么尖锐的意见。一个人对别人的批评，绝对不会害怕无限上纲，最难受的是一鞭子正好打中他的要害，灵魂绝对会受到震动和抽搐。以笔者观之，龙种那一鞭是抽打在了牛代市长要害处。貌似拂袖而去，不理睬龙种的批评，其实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有过阅历的人都会知道，龙种的批评已注射进老牛的神经与血管中了。

给牛代市长起牛皋这个名字，他父亲肯定是个已经“脱盲”的中国古典传奇小说迷，肯定看过这本人物和故事都写得相当精彩的《精忠岳传》。战争年代，牛皋从一名具有打抱不平，甚至劫富济贫的侠义心肠的普通游击队员，到班、排长，游击队指导员（连级）、营长、团副政委，虽不见是青云直上，可也一个一个阶梯步步登高。连县保安团也闻风丧胆的牛营长，四乡六里谁不知此事？去镇政府区公所抢枪械，活捉国民党少将师长张光头，用水浒“花子进城”的手段解放太平镇，无一不带几分中国古典小说中描绘的传奇色彩。对此，牛皋的父亲，闻之喜在心头。他总认为，这与他给儿子起了这个名字有关。一千年前的同姓将军英名不朽，浩气长存，其英勇善战的灵气一定会庇祐这位同名共姓的后裔。牛老大爷只能作此解释，他只能作如是观，我们用不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调侃这位刚达到脱盲水平的老人。

决不是笔者故弄玄虚，胡弄读者。愚昧和荒唐在我们身边何曾没发生。例如孔老二杀少正卯和大批特批孔子的“克